



日本小説④

日本名家小説選

楊夢周・譯

第二輯



日本小説④

日本名家小說選

第二輯

楊夢周譯

77.7.0916

.8601112

日本小說④

日本名家小說選 第二輯

譯者 楊 夢 周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六四二二六二九・三九四〇一三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二〇元

譯者序

楊夢周

從十九世紀末以迄於今，日本由近代而現代，實已經歷並表現了一個最為多采多姿的文學時代。

這百年間的作品，在量的方面，是凌駕了他們過去千餘年累積的總和；至於質的方面，雖尚缺乏可資流傳千古之作，但，縱觀其所嘗試的，各種各式的實驗以及多樣性的作風與變遷，實可謂為猗歟盛哉。而這些表現，僅歷時一箇世紀，更屬可堪驚嘆的現象；因為在這之間，它漸次具備了古今東西文學的雛形，且已摸索到屬於他們獨特的與世不同的東西。

為什麼這扶桑三島，會在短暫的年代裡，獲得如此多采多姿的成就呢？一言以蔽之，那是急遽接觸了西洋文明的緣故。

回溯德川幕府時代（一六〇三至一八六七年）及其以前的千餘年間，日本是深遠地承受了中華文化的影響，而且一直尊崇儒家思想，以為其精神支柱；因此，接觸那強大的西洋文明，得天獨厚——他們早就具有精純而高度的文化基礎。如果這情況，易諸於本身並未擁有類似文化的東西，亦即文化尚未開發的地域，不用說，那是無法接納與消受的。

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即位，不久就戮力推行新政、提倡新學；放棄幕府二百餘年的閉關政策、積極吸收西洋文化，影響所及，遂使日本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以至思想上，全面激起了強烈的變化。文學方面，由於許多傲世的歐西名著之被普遍譯，加以「新體詩運動」與「語文一致運動」之適時興起；接著坪內逍遙於一八八四年提出了被目為新文學運動宣言的「小說神髓」一書，日本文壇，就在這一再的衝擊下，改頭換面，煥然一新。

顯然地，「明治維新」不獨於日本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以及思想上激起了劇烈的變化，實亦強勁地震撼了他們的文學。依照日本史學家的看法：這西洋文明的影響，不惟在文學上，同時也使日本的社會、日本人的意識全然變貌，文學為追蹤環境的變遷、文學為適應環境的變遷，是豁出了強大的精力；而且，在這一世紀以來的日本文學史上，實已正確地提出了道德與文學、人生與文學、實生活與文學以及政治與文學等的問題——於是，作家們幾乎是投入了空前的繼續不斷的努力。

我國對日本文學的研究，最早的是明代四夷館的「日本語研究」、「和歌三八首」以及萬曆二十年（一五九二）「日本風土記」的意譯。清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與日本締約修好之後，則有黃遵憲「日本國志」卷二〇的「日本文學」以及俞曲園的「東瀛詩選」等著作的刊行。

民初，五四運動、新文化運動，並提倡白話文學之後，我國之研究日本文學，可謂盛極一時。其間主要的學者或翻譯者，多屬留日出身，如周作人、夏丏尊、郁達夫、謝六逸、張資平等，他們從事近代（幕府時代及明治、大正間）名家作品的遡譯與評介，實已做過廣泛的嘗試：

關於日本傳統的詩歌，亦即「俳句」與「和歌」的研究，有周作人的「芭蕉」、「小林一茶」的俳句、「啄木的短歌」等的著述，已留下肯綮深入的評介。

文學理論方面，小泉八雲的「人生與文學」、廚川白村的「近代文學十講」及夏目漱石的「文學論」等，深具影響力；其時北京、清華、復旦諸學府，紛紛設置日本文學講座，謝六逸新著的「日本文學」（上海開明書局版）及「日本文學史」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）等，亦已先後呈現於學術界。

至於小說：夏目漱石、國木田獨步、武者小路實篤、島崎藤村、田山花袋、菊池寛、芥川龍之介、谷崎潤一郎、志賀直哉等的作品，甚受我國文壇的矚目，其間將各家短篇名作，彙輯成集而刊行的，當以民國十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所發行的「世界叢書」中，周作人兄弟合譯・胡適校

的「現代日本小說集」為濫觴；其後陸續有夏丐尊譯的「國木田獨步集」與「近代日本小說集」（均上海開明書局版）、郁達夫的「達夫所譯短篇集」、謝六逸譯「現代日本小說集」（上海中華書局版）以及高汝鴻譯的「日本短篇小說集」（分上、中、下三冊，編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「萬有文庫」）等。——上列各集書名所標示的現代，係指明治、大正間的作品，像芥川龍之介的傑作，我國人所熟知的「羅生門」及深受其業師夏目漱石讚賞的「鼻子」等，都已收錄於其中。

本集的選譯，係就近代並現代名家的作品中，擇其具有代表性者，故多取材於日本PEN俱樂部編・集英社版的「日本名作叢書」及日本文藝家協會編・講談社版的「現代短篇名作選」；部分則出諸於原作者的專集。

目次

譯者序

國木田獨步

宿命論者 1

夏目漱石

喀來爾博物館 35

志賀直哉

剃刀 49

山鳩 65

芥川龍之介

煙草與惡魔 69

秋山圖 83

六宮郡主 99

三個寶物 111

森 鷗外

寒山拾得 127

橫光利一

春，乘著馬車 143

井伏鱒二

鯉魚 165

屋頂上的莎彎 173

和田芳惠

接穗的臺木 181

吉屋信子

鬼火 201

片澤光治良

落葉之聲 213

井上 靖

阿蘇兒 241

吉行淳之介

娼妓的房間 255



國木田獨步

國木田獨步 (Kunikida Doppo, 1871-1908) 詩人、小說家，生於下總、

銚子；十七歲至東京，先後入神田的法律學校、東京專門學校（早大）英語普通科及同校之英語政治科，均中途退學。一八九〇年讀〔喀來爾〕，關心基督教，翌年受洗禮，旋於青年文學會，認識德富蘇峯，發刊〔青年文學〕，立志從事創作，時亦寫作新體詩，有〔獨步吟〕等問世。中日戰起，從軍為記者，嗣因新婚妻逃，失戀獨居，抑鬱而歿。著有短篇小說「源叔父」、「少年的悲哀」、「富岡先生」、「鎌倉夫人」、「酒中日記」、「牛肉與馬鈴薯」等，「宿命論者」發表於一九〇一年；其作品最能表現浪漫主義的精髓，日本文壇，譽為自然主義的先驅。留有〔國木田獨步全集〕全一〇卷，學習研究社刊行。

宿命論者

國木田獨步

一

秋已過了泰半，時序漸近初冬，不管哪一個海濱，大部分都呈現著蕭索荒涼的景象，鎌倉^①這地方，自亦沒有例外。走到海邊瞧瞧，除了像我這長期居住於此的以外，全都只有村莊的人、海濱的人、漁夫以及輾轉於海之濱的行商；想要看到類乎都市人面貌的，那是少之又少。

某日，跟通常一樣，我散步來到濱近滑川一帶。我爬上砂山，沒想到那兒寒風刺骨，因又回到山腳，心想找個日光明亮的地方，以資舒暢身軀並閱讀書本，但四下看看，沒有合意的；我到處尋找，終於發現了一個大可稱心的場所。

砂山急劇崩坍，剛好被草根所阻擋，下面卻積成有如絕壁的形狀；坐在這底下，伸伸兩條腿，

背後靠著砂山，右手臂攔在旁邊略高的地方，恰似躺在沙發上，確實是個能使身心舒適的好地點。

我從懷中取出帶來的小說，悠閑地閱讀著。晴空萬里，陽光溫煦。這兒看不見海，也沒有人
的聲音，除可隱約聽到那流轉於水之濱的波浪笨重的音響之外，周遭寂然；不知不覺之間，我已
全神貫注於書本之中了。

但，我忽然發覺，好像有什麼聲音，無意中，我擡起了頭，在相距四五間^②的地方，站立著
一個人。是什麼時候，從什麼地方出現的？我一點都沒有感覺到；好像從地下湧了出來也似地，
我大吃一驚。仔細看看，約莫三十左右，是一個臉孔長長、鼻子高峻的男子；身材瘦長，不管是
裝束或人品，一眼看去，便可知道是來自別莊，或是旅宿滯留於這兒的紳士。

他站在那邊，那對我凝視的眼神，叫我更感覺愕與怪異。如說是對於敵人的怒目相向，則嫌
力氣有所不足；若予作為對人猜忌的眼色，那眼眶裏發出來的光芒，似乎不夠強烈；倘只當作是
無心的，注視別人的眼睛，卻帶有非常可怕的神色。

好怪！我也瞪了過去，倏忽之間，他卻把眼兒轉到砂土上面，靜悄悄，一步一步地移轉走動
起來了。雖然如此，卻沒有走出這窪地之外，只在那兒閑躊躇，且時而用那可怖的眼睛，朝我這
邊看，我總覺得，那怪模怪樣非比尋常，心中好不自在；我打算換個場所，起立走到砂山上，這
時回過頭來一看，沒想到那陰陽怪氣的男子，早已投身佔據了我所坐過的場所！而且，原以為他

會目送著我，其實不然，他卻環抱胳膊放在支起的腿子上，並隱伏其面孔於胳膊之間。

由於過分怪異，我倒想悄悄觀察他的情狀，因在一塊蔭涼的地方，匍匐於鋪好的枯草上，一面看書，一面時時擡頭窺視那個男子。

他有好一段時間，不曾仰起臉孔。然而，我等得還不到十分鐘，他站起來了，那樣子好像一個有氣無力的病人。一下子，他已轉過身子，面對砂山的崖壁，用右手往山腳挖掘起來了。

取出的是一箇很大的瓶子。他從袖子裏掏出手帕，拂拭著瓶子上的泥砂，一面又取出好像小玻璃杯的東西，拔掉瓶塞，一杯又一杯，連續喝了三四杯之後，把瓶子放在一邊，手舉杯子，昂然擡頭仰望著天空。

接著，他又喝了一杯。然後，沒想到他突然把眼睛轉到我這邊，手執酒杯，大踏步望我走過來了。那滿有力氣的步武，跟前此的情狀，實已判若兩人。

我大吃一驚，想要逃出這地方，但我立刻改變了主意，仍然躺著不動聲色；匆促之間，他已來到我身邊，浮現著怪異的笑意：

「您剛才看到我在做什麼的吧？」說著，聲音有些嘶啞。

「看到的。」我明白回答他。

「您認為可以窺視別人的秘密嗎？」他愈益加深了那怪異的笑意。

「當然不可以。」

「那麼，為什麼要偷看我的秘密呢？」

「我在這兒，擁有讀書的自由。」

「那是另外的問題。」他稍注視我的書籍。

「不是另外問題。您想做什麼以及我想做什麼，只要不妨害他人，就是各自的自由。如果您有秘密，就該秘密起來的啊。」

他突然顯得有欠鎮靜，用左手揪抓毛髮也似地搔著他的頭，一面：

「的確、的確。可是那是我僅有的秘密呢。」說著，他中斷了言語，好像是喘不過氣，但接著：「我真不該對您有所責難，但是，您所看到的事，可否請您為我守密？」

「既然這樣拜託，那就為您守密罷；何況這事不關己……」

「謝謝，那我就安心了。真抱歉，我竟然如此粗心大意，錯怪了您……」他一反最初咄咄逼人的氣勢，看那意志消沈一再賠不是的情狀，倒叫我有點為他難過。

「沒什麼值得如此稱謝的啊。實際上，因為您前刻站在我面前凝視我的神情有點怪，畢竟是我自己有心窺伺的啊。不過，那事情既屬您的秘密，自當代為嚴守秘密，儘管放心好了。」

他默然注視著我的臉孔。

「您一定會守秘密的。」接著說道：「怎麼樣？肯接受我的杯子嗎？」

「酒？酒嘛，我還是不要喝的好。」

「不要喝、不要喝！當然囉，如果不要喝就可以解決的話，我也儘可不喝的啦。可是，我還是不喝了，這也就是我的秘密呀。怎麼樣啊？你我之間的談話，可算是一種命運吧？為了這奇怪的命運，這難以想像的緣分，請接受我這秘密的杯子吧；怎麼樣啊，肯接受嗎？」在這些話兒裏，那聲音、那眼神、那臉色，無不令人感覺到，似乎都包含有什麼天大的秘密、痛楚的秘密。

「好罷，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

聽到了我的回答，他即刻折返原來的場所，我也跟在後面。

二

「這是上等的白蘭地。我自己倒認為沒有什麼。前幾天上京的時候，到銀座的龜屋，要最好的，我買了三瓶，秘密藏在這兒；一瓶早已喝光，空瓶子丟到滑川去了。這是第二瓶，另外一瓶還埋在砂裏。沒有了，我會再去買。」

我雖接過他遞給我的杯子，一點點，慢慢酌飲著；聽到他所說的話，不禁愈益感到他的怪異。

然而，我實沒有干與他秘密的意圖。

「前刻，我來到這兒一看，意外地，您竟佔領了這個場所。我被嚇了一跳，豈有此理，居然有人侵犯我的酒庫，奪取了酒宴的蓆子，而且滿不在乎地在那兒讀書；因而我才注視著您，沒有離開。」他臉帶微笑，在那眼神裡，隱存著他心地善良，並顯露著品格正直的光芒；於是，我愈覺得其狀堪憐，我望著他，我也笑了起來。

「是啊，不然的話，不會用那樣的眼神瞪著我的啊——的確有些可恨。」

「不，不是可恨，那是可憐的事。哎呀，我所密藏的酒竟然被人坐在屁股下，我不由不咒詛起自己的命運來了。說是咒詛，也許有些言過其實，實際上我並沒有那麼厲害的念頭與氣力。倒是命運在咒詛著我呢——您信不信命運，命運這事情？怎麼樣，再來一杯？」他拿起瓶子。

「不，我不要了，」一面把杯子遞還給他：「我不是命運論者。」

他自飲自酌，並呼出了酒氣。

「那麼是偶然論者囉？」

「我只相信因果的法則規律。」

「但，那原因雖是發諸於人類的力量，而那結果卻不止落在人類的頭上來的啊；往往有超乎人類力量的原因所造成的結果，要人類來承受的呢。那時候，閣下不覺得命運是超出人類力量的